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 22

你好，忧愁

[法] 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余中先 等 译

Françoise Sagan

B o n j o u r t r i s t e s s e

你好，忧愁

Bonjour tristesse

Françoise Sagan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余中先 等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6269 号

Françoise Sagan

1. BONJOUR TRISTESSE
 2. UN CERTAIN SOURIRE
 3. DAN UN MOIS, DANS UN AN
-

1. Copyright © Julliard, 1954

2. Copyright © Julliard, 1956

3. Copyright © Julliard, 195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 Julliard, a part of the group
SA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好,忧愁/(法)萨冈著;余中先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ISBN 978-7-02-008160-8

I. ①你… II. ①萨… ②余…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6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161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董红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1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60-8

定价:29.90 元

出版说明

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权威机构,每年一度评选世界各国优秀长篇小说,并将获奖作品集成“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出版;另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高度关注世界各国最新出版的特色鲜明的优秀长篇,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人文版外国文学长篇小说翻译出版的豪华阵容。

这套“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的编辑设想则是在上述豪华阵容中以市场表现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充分体现我们对于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尊重。列入“书架”的作品,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一经问世,便畅销全球,深受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读者喜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入选作品不仅风靡全球,其中不少还是世界各种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作,这表明了经典和畅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体。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第一辑共二十种,以本社初版时间为序编号排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外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脉络。同时我们也寄望这套丛书能以其既有的品质续写新的畅销奇迹,并有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在编辑遴选过程中,限于版权与视角诸原因,不周全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五月

喜欢萨冈的“忧愁”(代序)

如果要问我：“你喜欢萨冈吗？”就像当年萨冈曾经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问：“你喜欢勃拉姆斯吗？”那么，我很难回答。也许，经过一分钟的思考，我会说，我喜欢写《你好，忧愁》时的萨冈，她青春年少，容光焕发，桀骜不驯，自由奔放……但我不那么喜欢此后的萨冈，当然，只是不那么……

说到萨冈在法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给读者的印象最深的，确实还是她对“忧愁”这一“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人“不得安宁”的感情的那声著名问候“你好”，是她对现代人的心灵所做的那一番细腻探索。一九五四年，年仅十八岁的她，写出了小说《你好，忧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小说的主人公——少女塞茜尔——生性浪漫不羁，跟同为浪荡子的父亲过着随心所欲的荒唐日子，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纳入到正规的轨道。为此，她竭力阻挠鳏居多年的父亲雷蒙和其女友安娜的婚事。因为，在塞茜尔的眼中，安娜是一个生活正派、循规蹈矩的温顺女性，一旦让她进入了家庭生活，不仅雷蒙老爸得受她的管制，而且塞茜尔的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也得改变，她得按照安娜的培养计划，去做一个乖乖女。于是，塞茜尔跟自己刚刚认识的男朋友，以及父亲早先认识的一个女人爱尔莎，共同精心设计了一个诡计。诡计居然还得逞了，生性浪荡的雷蒙一度又冷落了安娜，而与更为年轻、也更为放荡的爱尔莎重续旧情。不过，令塞茜尔料想不到的是，这一胡来最后导致了安娜精神恍惚，出了车祸，命丧悬崖……少女主人公苦心经营的计谋，换来的却是她人生道路

上初次品味到的忧愁中的迷惘。

《你好，忧愁》这部小说因为准确地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态，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畅销达近百万册，并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语（笔者也有幸把它翻译成了中文）。随着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那个落拓少女塞茜尔的形象，几乎成了战后一代“叛逆”的法国青年的代表。无怪乎西方的报界在二〇〇四年报道萨冈去世的消息时，都着重回忆了这部给现代人的心灵留下深深烙印的小说。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甚至还以“萨冈，告别忧愁”作为标题。

在我看来，《你好，忧愁》这部处女作也即成名作之后，萨冈的创作再也没有抵达过标志性的高峰，尽管她的《某种微笑》、《一月后，一年后》、《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神奇的云》、《狂乱》等作品接连出版，也在读者和批评界赢得了不少的好评。

在《某种微笑》中，女大学生多米妮克先爱的是男同学贝特朗，后又爱上了贝特朗的那位更富忧郁气质的舅舅吕克，但生活稳定、手头富有、妻子温顺的吕克生性对一切冷漠无谓，多米妮克的真情在他眼中也逃不脱“乏味”、“无聊”一类的评价，跟他平时常有的露水情缘本无太大差别。到头来，多情的女学生又回到了形影相吊的孤独中，那段曾对他刻骨铭心的爱，已成为属于往昔的“某种微笑”。

在《一月后，一年后》中，四五对男女之间，谁与谁有过私情，已是理不清的一团乱麻，而现在谁确切跟谁有染，似乎也一言难尽。贝尔纳与尼科尔夫妇的情感出现破裂后，若瑟本想去劝回出走了的贝尔纳，谁知又陷入了这位旧情人的情网中。野心勃勃的女演员贝娅特丽丝，则在导演着其表演命运的约利奥与能给她爱情的英俊青年爱德华之间摇摆不定，而觊觎她青春美貌的人还远不止这几个（还有贝尔纳、爱德华的叔叔阿兰）。

在《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中，半老徐娘宝珥与浪荡男子罗捷之间，应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爱，即便宝珥希望在这同居生活中投入自己真实的情感，也在罗捷不时与女人鬼混的欺骗和隐瞒面前连连碰壁。比宝珥年轻十多岁的西蒙进入了女主人公孤独的心灵，以一种“勃拉姆斯”式的经典方式，给了宝珥以同情、体贴、照顾、珍爱，但古典的爱毕竟没有完美的结局，她最终没有接受西蒙这一宝贵的情感，而莫名其妙地回到了脚踏多只船的罗捷身边。

在《狂乱》中,安托万和吕茜尔这两个分别被富男富女包养的年轻人邂逅相爱,他们从偷情到同居,再到分手,经历了寄生的苦闷,独立的艰辛,还有争吵、撒谎、误解,等等,衬托出巴黎上流社会人士的某种扭曲情感。

尽管借着少女作家的名气,萨冈的这些小说都还有一些影响,但坦白地说,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手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只是处理题材和驾驭文字的本事有所长进。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萨冈写第二部作品《某种微笑》起,我就不像喜欢以前的她那样喜欢她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萨冈的小说中(这里选的几部足以代表其风格了),那些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阶层的男女,他们那缠缠绵绵的爱情故事,他们那颇为空虚孤寂、无聊的精神生活,他们那大胆追求刺激的心理机制,还有他们为满足私欲而不惜冒险的放荡脾性,都得到了很精彩、很细腻、很到位的再现。萨冈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以“忧愁”为基调的无所事事的小资情绪,并且用她的笔传神地表达出来,为我们理解以巴黎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时髦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尽管萨冈作品的题材是相对比较狭窄的,但她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生动,心理分析细腻,小资情调的人情味浓厚,而且笔致洒脱洗练,文字自然流畅,读起来令人愉悦。

“你喜欢萨冈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问:“萨冈喜欢什么?”

她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这不假,但此外呢,在写作生涯之外呢?

她喜欢男人,喜欢与男人的自由交往,当然,这样做,除了肉体的需要之外,也有精神上的需要。记得她曾写过一篇《致让-保尔·萨特的公开情书》,对他表示好感,为了套近乎,她还强调了自己跟萨特是同一天生日,只是两人的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而她跟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亲密私交,也往往跟政治、跟社会、跟时事大有关系。

她喜欢赛马,对马(当然包括赌马)有着赞叹、着迷和狂热的复杂感情,不仅赌马,而且自己还养了一匹赛马。

她喜欢飙车,为此曾付出过车祸负伤的惨痛代价,并留下了祸根,长年折磨她,不得不多次动手术。

她喜欢酗酒,她喜欢赌博……总之,她喜欢放荡,这放荡写在小说作品中,一般

人是那么的喜欢,但体现在她的生活中时,一般人可就受不了了。众所周知,萨冈在写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剧本的同时,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些逸闻,跟电视台打官司啦,因车祸而受伤啦,因毒品问题受到警察的查询啦,连年不断。人们对她放荡的生活方式,例如飙车、服用毒品、酗酒、赌博等,也颇多微词。不过,身为公众人物的萨冈,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者注意、报道、曝光,一点点小小的过错也会被放大许多倍;这些轻罪如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但发生在萨冈的身上就不一样了,谁让萨冈是个女人,还是个名女人呢?

在患病多年之后,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于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诺曼底地区港口城市翁弗勒的一家医院中逝世,于她生命的第七十个年头彻底地告别了人间的“忧愁”。法国总统希拉克在闻讯后发表谈话,称萨冈“在她那代人中曾引领了潮流”,“随着她的去世,法国失去了最优秀和最敏感的作家之一”,“萨冈以其细腻、激情和敏锐,挖掘了人类的心灵”。法国总理拉法兰称,“萨冈是一种微笑”,“从她的第一部作品起,她那简洁、有时看破红尘的文风就影响了一代人”。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但愿人们忘记了她作为名人给公众媒体留下的种种绯闻和丑闻,跟男人、跑车、威士忌等有关的那些东西,而记住她作为作家留给读者的作品,记住小说《你好,忧愁》,记住她小说作品中时时露出锋芒的叛逆精神。

我记住的,还有她的笑脸,一张很纯的娃娃脸,那是八十年代一次在巴黎的聚会。远远地,我在众人中认出了她那张清瘦的脸,认出了那双大大的、始终像是少女一样的亮眼睛。她似乎正在对“忧愁”说:“你好!”

余中先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一日写,
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改,
十月二十二日再改。

目录

喜欢萨冈的“忧愁”(代序) 余中先 1

你好,忧愁 1

某种微笑 73

一月后,一年后 145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205

狂乱 275

附:萨冈作品一览表 384

你好，忧愁

余中先译

别了忧愁
你好忧愁
你镌刻在天花板的缝隙
你镌刻在我爱人的眼底
你并不是那悲苦
因为最贫穷的人也会微开笑靥
将你吐露
你好忧愁
温馨玉体的爱
爱的威力
你那喷涌而出的温馨
犹如没有躯体的妖魔
沮丧的面孔
忧愁妖媚的容貌。

——保尔·艾吕雅^①
(《直接的生活》)

^① 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

第一部

1

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这是一种如此复杂,如此自私的感情,我不禁为此感到羞耻,然而,忧愁在我看来却永远是那么高尚。我对它虽并不熟悉,但我熟悉厌烦、遗憾,甚至还有悔恨。今天,我心中好似展开了一匹绸缎,有什么东西在轻柔地撩拨着我,使我远离了其他的人。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无忧无虑,沉浸于幸福之中。“其他人”就是我父亲和他的情妇爱尔莎。我应该借此解释一下这一可能显得虚假的情境。父亲四十岁,十五年来一直是个鳏夫;他年富力强,充满活力,无所不能,两年前,当我告别寄宿学校回家时,我不能不明白到,他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他半年换一个女人的速度使我竟

无所适从！不过，我的禀性很快就将我引入他的诱惑圈，引入新的舒适的生活。他为人轻浮，善于经商，对事物永远富有好奇心，但也很快丧失兴致。他很讨女人的欢心。我也很快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他，因为他善良、慷慨、快活，对我满怀爱怜。我想像不出有比他更好、更可供消遣的朋友。那年初夏，他甚至亲切地问我，他带上当时的情妇爱尔莎一起去度假是否会惹我腻烦。我只能鼓励他，因为我知道他需要女人，何况，爱尔莎不会令我们厌倦的。她是个高个儿的棕发姑娘，半为大家闺秀，半为轻佻女郎，时常混迹于香榭丽舍大街的电影院和酒吧。她待人和气，头脑相当简单，从不装模作样。再说，父亲和我，我们那么盼望着幸福的暑假，恐怕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提出异议。他老早就在地中海海滨租了一幢宽敞的别墅，那是一幢令人陶醉的别墅，有着白色墙壁，与世隔绝，自六月份最初几个炎热的日子起，我们就在梦想着它了。它建在一个岬角上，俯瞰大海，远离大路，隐蔽于一个小松林的后面；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下，通向金黄色的小湾，小湾尽头立着一大片红棕色的岩石，海涛拍击，浪花飞溅。

最初的几天过得实在爽快。我们热得浑身无力，半天半天地呆在海滩上，在酷热的暑日下沐浴，肌肤渐渐染成了健康的古铜色，只有爱尔莎晒得发红，并且可怕地一层层脱皮。父亲做着一套复杂的腿部健美操，以求让那个与他堂璜般的禀性水火不容的微微凸起的肚子缩回去。天刚蒙蒙亮，我就泡在清凉透彻的海水里，我躲匿于水中。在水中耗得精疲力竭，以胡乱的运动洗涤着身上从巴黎带来的一切阴影与灰尘。我在沙滩上躺下，舒展肢体，抓起一把细沙，让它呈一股黄色的柔流从手指缝中漏下；我暗自感叹道，它真像时光一样流逝，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肤浅，但具有肤浅的想法也是很开心的事。我们毕竟是在暑期。

第六天，我头一次见到了希里尔。他驾驶着一艘小帆船沿着海岸航行，结果在我们的湾前翻了船。我去帮他收拾残局，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我得知他叫希里尔，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正和他母亲一起来度假，住在附近的一幢别墅里。他生就一张拉丁人的脸，黑黝黝的脸膛十分宽阔，带着某种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随时准备出来保护别人，这一点我很喜欢。对那些大学生，一般我是躲得远远的，他们往往粗鲁，惶惶不安地替自己，尤其是替自己的青春担忧，他们在青春年华中总能发现悲欢离合的情景或者愤世嫉俗的借口。我不喜欢青春少年。比起青年人，我更喜欢父亲的朋友，那些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们彬彬有礼地跟我说话，满怀爱怜，体现出一种父

亲兼情人般的柔情。可是希里尔讨我喜欢。他长得魁梧，而且漂亮，给人一种信任的美。我虽然不像父亲那样，因憎恶相貌丑陋的人而经常与一些愚蠢的家伙打交道，但我在那些外表毫无魅力的人面前，也总感到别扭，不愿接近。可是他们自认无法取悦于人从而放弃努力，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缺陷。要知道，我们寻求的是什么？不就是讨人喜欢吗？时至今日，我仍未弄清这种征服欲是否掩盖了一种精力过剩，一种支配欲或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不敢招认的、对自身放心和支持的需要。

希里尔向我告别时，答应教我驾驶帆船。我回家吃晚饭，一门心思地想着他，根本就没参与父亲他们的谈话。我也几乎没注意到父亲的烦躁。晚餐后，我们像往日一样，躺在平台上的躺椅上。夜空中布缀着点点繁星。我凝视着它们，朦朦胧胧地希望它们运动得快一点，希望它们坠落下来在天幕上划出一道道流火。然而，现在仍处在七月初，众星钉在天上纹丝不动。平台的草丛里，蝉在鸣唱着。它们肯定有成千上万，陶醉在熏风和月光里，整夜发出奇特的嘶叫。有人告诉过我，说它们只不过是在使劲摩擦着鞘翅，但我宁可相信，那是它们的歌喉在本能地鸣唱，就像发情的猫儿叫春的骚歌。我们感到很舒服，惟有夹在衬衫里的几粒细沙硌着我的脊背，给我在倦意缠绵中带来柔和的碰触。这时，父亲咳嗽了一下，从长椅上挺起身来。

“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要来我们这儿。”他说。

我失望地闭上双眼。我们的生活太宁静了，但它却不能够长久下去！

“快告诉我们，是谁？”爱尔莎叫了起来，她总是那么渴望有什么社交活动。

“安娜·拉尔森。”父亲答道，说完朝我转过身子。

我凝视着他，惊异万分，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告诉她，假如她对自己的成套服装感到疲倦了，就请她来这儿，她……她就来了。”

我从来不会想到的。安娜·拉尔森是我可怜的亡母的挚友，她和我父亲仅有极少一点联系。两年前，当我离开寄宿学校时，父亲为我的生活大伤脑筋，就把我送到她那儿。一个星期的工夫，她就让我穿戴得雅致大方，并教会我如何生活。我对她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敬佩之情，而她却十分巧妙地将我的这种感情转移到了她身边的一个青年男子身上。我最初具备的风度，我最初的爱情皆应归功于她，为此，我应该由衷地感激她。在四十二岁的年龄上看来，这是一个极有魅力，极为难得的女人，美丽的脸庞上透出一股傲气和倦意。总是一副冷漠的神态。人们惟一可以指责她的

也就是这种冷漠了。她待人和蔼，却疏而不亲。她浑身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成竹在胸的心怀，令人惶恐不安。尽管她离婚后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却无人发现她有情人。此外，我们的社交往来也不同。她经常结识一些高雅的、聪明的、小心的、谨慎的正人君子，而我们认识的却是喜爱喧闹、贪得无厌的人，我父亲只求他们长得漂亮，或是逗人可笑。我相信，她肯定有些瞧不起父亲和我，瞧不起我们醉心于寻欢作乐，沉湎于琐碎细事，因为她瞧不起一切过度的放荡行为。只有那些商务工作餐——她从事时装业，我父亲从事广告业——还有对我母亲的回忆，以及我的努力，才能使我们聚在一起。因为，即使她令我不安，我仍十分敬佩她。但是，一想起爱尔莎的在场和安娜对教育的想法，她此次的突然来临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爱尔莎就安娜的社会地位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之后便上楼睡觉去了。我一人留下来陪着父亲，我坐到了他脚下的台阶上。他弯下腰，双手搭在我的肩上：

“你怎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我亲爱的？你真像一只小野猪。我希望有一个漂漂亮亮的金发女儿，稍微再丰满一点儿，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还有……”

“问题不在这儿，”我说，“你为什么要邀请安娜？她为什么要接受？”

“也许，为了看看你的老爸。谁也说不清。”

“你不是安娜感兴趣的那种人，”我说，“她太聪明了，她太自重了。还有爱尔莎呢？你想过爱尔莎没有？你想过安娜和爱尔莎会怎样谈话吗？我可没有想过！”

“我还没有想过，”他承认，“确实，这很糟糕。塞茜尔，我亲爱的，我们回巴黎，好吗？”

他抚摩着我的后脖颈，甜甜地笑了。我转过身子，凝视着他。他那阴郁的眼中射出了光芒，几条细细的奇特的皱纹顺着眼梢爬开来，嘴角微微地向上翘着，很像神话中的农牧神。我跟他一起笑了起来，就像每次他招来麻烦事时一样。

“我的老伙计，没有你我可怎么办？”他说。

他的语气是那么坚定，那么温柔，我一下子明白，要是没有我的话，他或许是不幸的。夜深了，我们谈论着爱情，谈论着它的复杂性。在我父亲的眼中，爱情的复杂性纯粹是想像出来的。他一个劲儿地反对忠诚、庄严、约束的概念。他向我解释说，它们都是随意而定的。毫无生命力可言。这些话若是出自他人之口，准保激起我的反感。可是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样做与温柔、爱慕并不相悖，他越是希望温柔和爱慕仅像昙花一现；越是知道它们来去匆匆，这些感情在他身上来得也就越容易。这

样的爱情观令我神往：迅疾的、炽烈的、转瞬即逝的爱情。我还不到被忠贞的恋情迷惑的年龄。我对爱情仍还所知甚少：只知道有约会、亲吻、厌倦。

2

安娜要等一个星期后才到。我赶紧享用这最后几天的真正假期。尽管别墅的租期是两个月，但我知道，只要安娜一到，我们轻松愉快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安娜习惯于给事物规定一个范围，给言词规定一个意义，而父亲和我对这些却放任自流。她以高尚的情趣和优雅的温情作为规范，人们也不难在她突然的退缩中，在她不悦的沉默中，在她的言谈话语中领悟出这些规范。它们既催人振奋，又令人疲倦，归根结底，终究还有点使人羞愧难言，反正，我感到她还是对的。

她到达的那天，父亲和爱尔莎决定到弗雷儒斯^①的火车站去接她。我坚决不想参加这次远行。这样，父亲只好采撷了花园里所有的菖兰花，想等她从火车上下来时献给她。我只向他提醒了一句，别让爱尔莎捧着花束。他们走后，我在三点钟来到海滨。天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我躺在沙滩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希里尔的声音唤醒了我。我睁开眼：天空白晃晃的一片，光和热交织在一起。我没答应希里尔，我不想跟他说话，跟谁都不想说。我被这夏日的威力钉在了沙土上，胳膊沉甸甸的，口干舌燥。

“你死了吗？”他问，“从远处看，你就像一具漂流上岸的僵尸……”

我笑了。他在我身旁坐下，我的心立即怦怦地急速蹦跳起来，因为，他的手无意中轻轻地触到了我的肩膀。上星期，在成绩显著的驾船操练中，我们曾十来次落到水里，我与他互相接着，我没有丝毫别扭的感觉。但今天，只消有这炎热的天气，有这嗜睡的倦意，有这笨拙的动作，我就感到胸腑中撕碎了什么，漾起一缕甜甜的情

^① 弗雷儒斯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城镇。

丝。我朝他扭过脸来。他凝视着我。我开始了解了他：他显得比同龄人更加沉着，更加有道德。因此，我们的处境——三个人组成的这个可笑的家——令他惊诧。他也许是太心善了，或是太不好意思了，竟羞于对我说出口，不过我从他向我父亲瞥去的带有仇恨的目光中就能感受出来。他也许更希望我被家庭折磨得心神不安。不过，我并没受什么折磨，现在惟一使我不安的，就是他的目光和我猛烈的心跳。他向我俯下身来。我仿佛重温到这星期最后几日我在他身边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当他那张又大又略显笨拙的嘴向我凑过来时，我胸中涌起一丝悔意。

“希里尔，我们曾是多么幸福……”

他轻轻地拥吻我。我眺望着蓝天，随即，我只看见在我紧闭的眼睑下一片发亮的红光。炎热、晕眩、初吻的甘味和一声声粗粗的喘息，长长的几分钟中只剩下了这些。一声汽车喇叭响传来，我们像窃贼一样跳了起来。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希里尔，匆匆赶回别墅。突如其来的早归令我惊异：安娜的火车理应还没有到。然而，我却发现她从自己的汽车里走下来，站到了平台上。

“好一幢睡美人的房子！塞茜尔，你晒黑了！见到你真让我高兴。”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你是从巴黎来的吗？”

“我更喜欢开着汽车来，啊，我都快累垮了。”

我带她进了卧室。我打开窗户，希望能够看到希里尔的帆船。但是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安娜坐到床上。我发现她的眼圈略略发黑。

“这幢别墅美极了，”她深深叹了一口气，“房屋的主人在哪儿呢？”

“他和爱尔莎上车站接你去了。”

我把她的旅行箱放在椅子上，等我转过身来，我发觉坏事了。她的脸色猛一下变了，嘴唇颤抖不已。

“爱尔莎·麦肯堡？他把爱尔莎·麦肯堡带到这儿来了吗？”

我无以对答。我茫然不知所措地盯着她。这张在我看来曾永远是那么宁静，那么自信的脸，竟使我陷入了无底的惊疑之渊……透过一个个由我的话语提供的形象，她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她终于看到了眼前的我，但马上又背过脸去。

“我本该先通知你的，”她说，“但我走得实在太急了，而且也实在太累了……”

“那么现在……”我机械地说道。

“现在什么？”她问。